

她指向面前那茫茫大海



《男孩》[法]马库斯·马尔特 著 黄雅琴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1月

一个野孩子始于1908年的觉醒之旅
一部着眼于整个世界的小说

在人类的疯狂与文明之间
男孩隐约有别开生面的生存；无数的灾难和无数的欢愉
这是一个年轻灵魂对这个世界深沉而无望的爱

《男孩》[法]马库斯·马尔特 著 黄雅琴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1月

天还没亮，旷野远方出现了奇怪的身影，两个脑袋，八条肢体，一半似乎僵直。那身影比暗夜更浓稠，在茫茫黑幕之后渐渐化为透明。要眯缝起眼睛才能注意到。能够相信眼前所见吗？人们不禁有了疑问，有了怀疑。这个时间点，众人还在沉睡，在城里，在村里，在别处。此处，没有人烟，空无一物。假如明月当空，那照亮的也仅仅是一片密林，原始、荒凉。未经开垦的土地。是谁来到这里？那是什么东西？一无所知。人们越发起劲来探究那个奇怪阴影，试图将其归为某个已知物种。找不到合适的。属于哪个种类？是人是鬼？人们满腹狐疑。目不转睛。他在往前挪动，佝偻着背，脊柱因为隆起的大包而变形弯曲，步履蹒跚，机械规整。人们在猜测，那步伐踏出了绝望和执着。似乎是一只巨龟靠后脚支撑起来。或是一只身如壮熊的奇异甲虫。人们莫名紧张起来。驱散了念头，又卷土重来。脑中过了一遍常见的动物，未果，只得放弃那是巨兽的猜测。真真切切的巨兽。传说和神话浮上心头。人们又开始罗列异兽，那些原始的、古老的、想象的、奇幻的。人们从那最久远的恐惧，那最深层的惶恐中汲取灵感。打了个冷战。

当人们的思绪乱如麻团、焦虑不安之际，佝偻的身影仍亦步亦趋地走在一条从没有开辟的路上。

靠近了。眼尖的已看得分明，立马把那个整体一分为二。那是两个独立的躯体。一个背着另一个，一个叠加在另一个上面，像是在操场上面打闹摔跤的两人——就算有过比赛，一旦结束，对手无论胜负统统跑得没影，无从得知。

因此，那是两个人。是人是鬼的疑云已经解开，奇怪的是，人们并没有轻松下来，呼吸反而变得局促。事与愿违。

那是两个人，但他们是誰？
姓名谁？
干什么的？
从哪里来？
问题接踵而至。
被骑着的那个人是个十四岁男孩的身量，瘦削、顽强。凸起的肋骨、肌肉、肌腱，瘦得皮包骨头，掩盖在松松垮垮的布片之下，就像是稻草人身上的破衣烂衫。他赤脚前行，脚底裹了层树皮。那是木栓槲。海藻一般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和前额。他大汗淋漓，闪闪发光，像是刚刚从初始之海探出头来。汗水弄得眼脸咸咸的，又顺着泪痕滴落。偶尔有一滴凝结在上唇细软的胡子上。乌黑的眼眶，那种黑色基于年岁的沉淀，却闪烁着最初光芒的印记。

那是个孩子。
压在腰上的并非骑士，那可怜的身形属于一个女人。褴褛的衣衫下面露出一截胳膊，一截腿，那血肉似要挣脱开破布，就像从破旧洋娃娃体内钻出的稻草。她其实没多少分量，但现在死沉沉的。男孩每跨出一步都会晃动一下。女人的头颅倚在男孩肩胛骨之间，双眼紧闭，面色蜡

黄，皮肤皱瘪得像是从树上掉落下来的野苹果，看上去足足有六十岁。她还三十不到呢。

那是母亲。
男孩时不时停下脚步。抬起下巴。铆足了劲用鼻子吸气、呼气，空气在嘶嘶作响。甚至还能听到他的心跳声，但那是错觉。过了几秒钟，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全神贯注，浑然不觉大腿因为一阵阵痉挛在抖动。双膝在颤抖，但没有弯曲。上身因为负重压得低低的。他瞥了眼茫茫夜色。他在探路，寻找半明半暗的环境中他唯一能辨别出的地标。这条路，他只走过一次，够了。他记得那些细节。灌木丛的大小，树干的弯曲度，岩石的轮廓，大部分人分辨不出，他能抓住细节，而且记住，细枝末节都不会放过。在他脑回路的某些角落堆积了成百上千的榫树叶，差别只在叶脉纹路上，还有成百上千的梧桐树叶，成百上千的橡树叶。脑海的兜里装满了小石头，除了在南方烈日照耀下折射出的光线有微妙的差别，再无不同之处。男孩有这个天赋。在满天星斗的夜空下，他能准确指出某颗突然缺席的星星。这或许就是他唯一的财富。

背上的女人一动不动。她被固定在山羊皮和绳子做成的皮兜中。她清楚这事马上会发生，于是费了心思做了这件粗糙的手工制品。女人的四肢从皮兜两边探出来，垂在男孩身体两侧。重新上路前，他拉起勒在胸前的带子，缓和一下压力。皮带嵌入血肉，勒出一道淡紫色的痕迹，类似新鲜的刀伤。时间会抹去伤痕。现在，男孩重新找到了地标，辨别出了标志，他要再次上路了。看着两个人越走越远，又一次消散在黑暗中，黑暗将他们吞噬殆尽，人们不禁忧心忡忡。前路在何方？终点在哪里？说到底，人们并不在意答案，却开始期盼两人会来到他们面前。

男孩背着母亲。

大海，她告诉他。大海。大海。反反复复几次。她抓住他的手臂，直视他的眼睛，这么干是为了确定他听明白了。这费心的举动没有必要：他立马就明白了。可有时候，他会恶作剧似的迟迟不肯点头确认，他喜欢那种感觉，她的手握住他，他的目光注视着他。这样的举动很难得。

他们蹲在沙滩上，她指向面前那茫茫大海。那天，天空和海水是一色的灰，要到很远很远，要到地平线，天和水才会分开。男孩保持着警觉。他见过水洼和水塘，但大海，从没有。水洼和水塘是可以跨过的。水洼和水塘是死水，而面向大海，他感受到了一种无穷的活力，那澎湃的力量就蕴含在水面之下，随时会喷薄而出。他从海水低沉、持续的怒吼声中觉察到了危险，刺鼻、滞重的海水味充斥了肺部，灌入心脏，更不消说，泛白的泡沫在沙滩上留下了痕迹。

母亲长久地眺望大海。眼球中闪现出男孩不懂的火光。他希望能升腾起同样的光芒，或至少用手中的海螺采集来一些，为母亲挡住寒风，挡住一切。那簇新的光亮令他吃惊。她在那里看到了什么，点燃了她的灵魂？

男孩从未听说过船只、旅行，还有大陆。或许是在两个月前。大海，女人最后一次重复这个名词，然后站起身来，这一次，他急忙表态他听得明明白白，那是为了让她欣慰，让她高兴。他要守护那从火光。可一旦转过身去，火光就消失了，像是被吹灭了。母亲眼中挥之不去的愁绪又落了下来。那是他的过错吗？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没人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无法用言语组织起问题。

他们返回家中。
那天是她领着他回家。迈开步子。她十分虚弱了。疾病占据了肉体。一呼一吸之间伴随着细碎的声音，咳嗽有时会撕心裂肺，把内脏都咳出来。双脚还站得住，还能走路。一个人。慢慢地。昨日还需要一路小跑才能追上她的脚步，而今却要克制住步子才不会踩到她的脚后跟。他隔着四五步的距离，心存敬畏地守护着母亲。细细端详，发现母亲缩小了。这只是感官印象。几个星期之后，母亲的身躯日渐枯萎，干瘪、皱缩，腰身的的确确变细了。疾病的恶果，一如既往。她的身上豁然开了一个窟窿，生命一点一滴地从窟窿中流走。

她还能走路。她在往前走。对于方向，没有半点犹疑。于她而言，路线似乎没有秘密可言。她是否常走这条路？有些早晨，男孩独自醒来。母亲没在床上，没在屋里，也不在菜园里。他在小屋周围寻找，一片相当开阔的土地，他稔熟于心，那是他的乐园，他的狩猎场，他的整个世界。还是找不到。男孩回到家中，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余下的时光只用来等待。

说君子(47)

(二)具有天道意义的“诚”以及君子之道。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信”与“诚”属于同一个道德价值范畴，其亦是有语词学的根据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从言”。信就是诚，诚就是信。二者可以互相解释。《字汇·人部》说：“信，诚实也”，孔颖达疏：“信，不欺也”。而将“诚实不欺”的含义合而言之即是“诚信”者也。

1.诚者天之道。虽然我们说了诚就是信，信就是诚，但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从来没有将“信”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来加以论述，与此不同的是，儒家是将“诚”上升到天道的高度来加以认知的。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也就是说，真诚是天的本质规定，是天的准则，是天的德性，而人想要追求真诚则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的准则，是人的德性。这里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天人合德。这里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人是北宋时代的哲学家张载。而所依据的材料恰恰是《中庸》中的“诚”的思想。张载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张载集·正蒙乾称篇》）。意思是说，儒者由明察人道世事而通达天道之诚，由通达天道之诚而洞明人道世事，因此天与人相合为一。《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就是说，发挥先天之性而达到后天之明，这就叫做教化；发挥后天之教而光明先天之性，这就叫做教化。天则人，人则天，由上到下，由下到上；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如此就实现了天人合一呢。

中国传统文化坚信，天地是有德性的。“诚者，天之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语），此之谓也。同时也坚信，人之德性来源于天地。“天命之谓性”（《中庸》语），此之谓也。人有能力将此“明德”光明和呈现，亦有意愿遵循和追求之，“思诚者”“诚之者”“明明德”“尽心”“率性”“知性”“为天地立心”“替天行道”，此之谓也。

随着以“诚”为对象的“天人合德”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建立，这就使得由仅“从人，从言”的“人言之信”，转变为“从天，从心，从性”的“天道之诚”矣。这种转变对“诚实不欺”之“信”与“诚”的理解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了。因为有了这种转变，使得诚信价值具有了信仰的意味，从而大大增强了诚信的神圣性和绝对性。天道意义的“诚”是超越了世俗利益为根据的诉求，即具有了非世俗的价值。由此也可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从来不乏之信仰此一价值取向及其内容的，只不过这一信仰的对象不是“上帝”，不是“神灵”，而是“价值”“德性”“理想”“主义”。通俗地说，不是宗教神灵信仰，而是德性价值信仰。“与天地合其德”，既是被称为“大人者”的追求，当然更是被称为“君子”的追求。

2.君子以诚为贵。君子之所以将“诚”视为珍贵宝贵的德行，那是因为看到了“诚”是万物存在的最根本的依据。《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意思是说，真诚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始终；没有诚的存在，也就没有万事万物。所以，君子以达到真诚为最可贵。荀子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荀子认为，真诚是君子所坚守的，也是政事的根本。

荀子得出结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方式了。如此就突出了“诚”在养心中的重要作用。荀子之论就与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的养心方法一起成为儒家修行的两条重要途径。

《大学》在解释“诚意”一条时也紧紧与“君子”联系在一起。《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故君子必诚其意”。所谓的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君子在一人独处，务必要小心谨慎。君子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诚的可贵、尊贵、高贵、宝贵全在于它可以化育万物。“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此之谓也。具体体现在，“诚”能“成己性”“成人性”“成物性”（《中庸》语）；反之，“不诚则不能化万物，不诚则不能化万民”（《荀子·不苟》），而且诚还能“生神”。所以，君子不可不慎也！“诚信生神……君子慎之”（《荀子·不苟》），此之谓也。所以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认为，君子之学是以诚意为其主旨的。“鄙意，但谓君子之学以诚意为主”（《王阳明全集·静心录之一》），此之谓也。

内容简介

《男孩》是法国作家马库斯·马尔特的长篇小说，荣获2016年费米娜文学奖。

男孩没有名字，在法国南部的森林里长大。母亲死后，男孩在天性驱使下踏上旅途。他遇到了很多人：丧失爱人后心灰意冷的约瑟夫、行走江湖的艺人布拉贝茨、文采飞扬的断臂侠士，还有爱玛——男孩的如姐如母的爱人。在旅途中，男孩开始模糊地明白生活是由什么构成：几分欣喜，几分波折；一些欢聚，许多离别。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男孩经历了人类的极度疯狂、大屠杀和我们所谓的文明。这是年轻灵魂的一段旅程；在懵懂间，男孩经历了铸成历史的大小事件，并开始觉醒……

作者简介

马库斯·马尔特
Marcus Malte

法国作家，1967年出生于滨海拉塞纳，是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城市。自幼热爱文学，约翰·斯坦贝克、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季奥诺等作家的作品陪伴他度过了童年。小学时开始写作，中学毕业后学习电影专业，23岁时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20世纪90年代他的作品开始为更多读者熟知，代表作有《爱的花园》《和声》《男孩》等，其中《爱的花园》斩获十余种文学奖项，包括ELLE读者大奖等，《和声》荣获法国推理批评奖。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86)